

# 卷九十七

書名 藝文類聚一百卷  
 嘉靖中天水胡纘宗刊本  
 撰者 唐 歐陽詢 撰  
 卷 卷九十七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唐五代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2  
 編號 C5912500

藝文類聚卷第一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大部上 天 日 月 星 雲 風

天

闕易曰 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

時成時 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又曰天 健 尚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 又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

肅將天 禮記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日月星辰

繫焉 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老子曰天得

一以法 春秋繁露曰天有十端天地陰陽水土金木火人凡十端天亦

喜怒哀 喜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 爾雅曰穹蒼蒼天

也春 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 春秋元命苞曰天不足西

北 故天周九八十一萬里 渾天儀曰天如雞子天大地小

天 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天轉如車轂之運 黃帝素問曰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12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藝文類聚 一百卷 嘉靖中天水胡纘宗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又曰巴郡杜孝役在城都母喜食生魚於官得生鱗截竹盛魚二頭沉水中曰我母如得此婦出渚得之笑曰是我婿寄乃以進母 辛氏三秦記曰昆明池人釣魚綸絕而去夢於漢武帝求去其鉤明日帝遊於池見大魚銜索帝曰昨所夢也取而去之帝後得明珠 晉王慶釣魚賦曰然後拙纖綴振修竿垂銀鉤運金丸懸鮪鯢挂鴻鸞連翩雲際瀟瀟漪瀾晉摯虞觀魚賦曰觀鱗族於虛池兮睨羽羣於瀨涯乃有洧泉之鯉濯陂之鯉澆澗涌躍投浪赴遠集于曲崖之隈逐平澹淡之深攬衆輻感或躍或沉倏燦攸驛眩目驚心沆溢鸞於通溝因素波以獻酬騁微巧於浮觴競榜捷於迅流 梁張騫詠躍魚應詔詩曰戲鱗隱繁藻頌首承綠荷何用游溟澗且躍天淵地 陳張正見賦得魚躍水花生詩曰漾色桃花水相望濯錦流躍浦疑珠出依池似鏡浮凌波銜藻觸餌避沉鉤方游蓮華外詎入武王舟 陳阮卓蓮下游魚詩曰春色映澄陂涵泳且相隨未上龍門路聊戲芙蓉池觸浪蓮看動乘流葉影攸相忘自有樂莊惠豈能知隋李德潤魚詩曰劍影侵波合珠光帶水新運東自可戲安用上龍津

藝文類聚卷第九十七

鱗介部下 螺 蚌 蛤 蛤蜊 烏賊 石劫

蟲豸部 蟬 蠅 蚊 蜂 蚋 螢火 蝙蝠 叩頭蟲

蛾 蜂 蟋蟀 尺蠖 蟻 蜘蛛 螳螂

螺

爾雅曰羸小者蝨 易曰離為羸剛在外也 魏書曰自遭荒亂率乏糧穀袁紹河北軍人仰棗椹藜素術在江淮取蛤蒲羸民人相食州部蕭條 搜神記曰晉安謝端侯官人少孤年十八恭謹自守後於邑下得一大螺如斗許取貯瓮中每早至野還見有飲飯湯火端疑之於籬外窺見一少女從瓮中出至竈下燃火便入問之女荅曰妾天漢中白素女天帝哀卿少孤使我權相為守舍炊煮待卿取婦當還去今無故相伺不宜復留今留此殼貯米穀可得不乏忽有風雨而去 南州異物志曰扶南海有大螺如甌從邊直旁截破因成杯形或合而用之螺體蜿蜒委曲酒在內自注傾覆終不盡以伺誤相罰為樂 又曰鸚鵡螺狀如覆杯頭如鳥頭向其腹



視似鸚鵡故以為名肉離殼出食飽則還殼中若為魚所食殼乃浮出人所  
所得質白而紫文如鳥形與觴無異故因其象鳥為作兩目兩翼也 又  
曰寄居之虫如螺而有脚形如蜘蛛本無殼入空螺殼中戴以行觸之縮  
足如螺閉戶也火炙之乃出走始知其寄居也 王韶始興記曰桂陽貞  
女峽傳云秦世有數女取螺於此遇風雨一女忽化為石人今形高七尺  
狀如女子 異苑曰鸚鵡螺形似鳥故以為名常脫殼而遊朝出則有虫  
類如蜘蛛入其殼中螺夕還則此虫出庾闡所謂鸚鵡內遊寄居眉毅者  
也 宋謝惠連詠螺蚌詩曰輕羽不高翔自用絃網羅纖鱗感芳餌故  
為鈞所加螺蚌非有心沉迹在泥沙文無雕飾用味非鼎俎和

蚌

易曰離為蚌 大戴禮曰十一月雉入淮為蜃蜃蒲盧也 呂氏春秋曰  
月者羣陰盈晦則蚌蛤虛羣陰缺 戰國策曰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趙  
惠王曰川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相其啄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  
雨即有蚌脯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鷸 淮南子曰明

月之珠螺蚌之病而我之利也虎爪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也 徐夢  
南方記曰珠蚌殼長三寸在張海中盛弘之 荊州記曰馬牧城東三里  
有蚌城相傳云飢年民結侶採蚌止憩其中故因為名又云城隨洲勢上  
大尖其形似蚌故有蚌號 汝南先賢傳曰周夔好潛養靖志唯典籍是  
樂有先人草廬廬于東坑其下有陂魚蚌生焉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  
晉郭璞蚌贊曰萬物變蛻其理無方雀雉之化含珠懷璫與月盈虧  
協氣晦望

蛤

說曰曰蛤有三皆生於海蛤蠶千歲鳥所化也海蛤百歲鷲所化也魁蛤  
一名復老服翼所化 本草經曰文蛤表有文又曰馬刀一曰名蛤 禮  
記曰季冬雀入水為蛤 漢武內傳曰 西王母曰仙藥次有白水靈蛤  
南越志曰凡蛤之屬開口聞雷鳴不復閉口 晉斐頌崇有論曰鳥無  
胃藏經以空中而生螢無胃而有 陳徐陵謝賚蛤啓曰比鴻雀入猶  
新纓變秋程已聞冬獻



蛤蜊

淮南子曰若士乃捲龜殼而食蛤蜊 論衡曰若士食蛤蜊之肉乃與民同食安能升天 抱朴子曰蛤蜊各煮炙凡人所能啖况君子與士乎 臨海土物記曰蛤蜊殼薄且小 梁元帝謝賚車螯蛤蜊啓曰車螯味高食部名陳物志蛤蜊聲重前論見珍若士並東海波臣西王母藥雀文始化鸞羽猶在體潤珠胎形隨月減陳徐陵謝東宮賚蛤蜊啓曰船俗嚴戈漁人資設于彼海童冒茲水豹望樓闕之氣得波潮之下

烏賊

本草經曰烏賊魚骨治寒熱驚氣 南越記曰烏賊魚有石遇風浪便虬前一鬚不石而住腹中血及膳正黑中以書也世謂烏賊懷黑而知禮故俗云是海君白事小史或曰古之諸生常自浮水上烏見以為死便往啄之乃卷取烏故謂烏化為之 臨海異物志曰烏賊之骨其大如楯居者一收作鮓滿器受五升 陳徐陵謝勅賚烏賊啓曰變遠庸臣伏增銘

石切

梁江淹石切賦曰石切一名紫躑蚌蛤類也春而發華有足翼者夫海若之小臣具品色於滄溟既鑪天而論形先避伏而不曜知理冥而難發何弱命之不禁永至於天代請去人之及陋充公子之嘉客儻委身於土盤從風雨其何惜

蟬

爾雅曰蜩蜋蜩五采蟪蛄胡蟬 蟪蛄蟬小者 蜩蟬中最大者 蜩寒蜩

寒蜩也 方言曰蟬楚謂之蜩宋衛之間謂之蟪海岱之間謂之蜩或謂之緬馬其小者之間謂之蜩蜩秦晉之間謂之蟪齊謂之蜩蟪楚謂之蜩蛄自關以謂之麥禮 又曰蜩蛄 齊謂之蜩蟪 楚謂之蜩蛄 自關以東謂之蜩 禮記曰仲夏之月蟬始鳴季夏之月寒蟬鳴 毛詩曰

蟬首蛾眉 莊子曰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偻者承蜩猶掇之也

仲尼曰子有道耶曰我有道五六月累二丸而不墜則失者銜銖於竿頭 是用平停審也故其承 又曰鵬之飛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蜩與鸞鳩笑



之曰我決起而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奚以九萬里而為 楚辭曰  
歲暮兮不自聊蟪蛄鳴兮啾啾 華嶠漢書曰蔡邕在陳留其隣人有以  
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已酣焉客有彈琴者邕至門潛聽之曰嘻以樂召  
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  
彈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螿蝦蟆方鳴蟬將去螿蝦蟆為之一前一却吾心  
唯恐螿蝦蟆之失蟬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笑曰此足以當之  
風土記曰七月而蟬蛄鳴於朝寒 蜚鳴於夕 搜神記曰淮南內史朱誕  
給使妻有鬼病夫疑為姦密閱見婦在機中織望桑樹上所笑見樹上有  
十四五小兒衣青布褶青縵頭乃射之化為鳴蟬其大如箕飛去 古  
詩曰庭前有奇樹上有悲鳴蟬陳 張正見寒樹晚蟬踈詩曰寒蟬噪楊柳  
朔吹犯梧桐葉迴飛難住枝殘影 共空聲踈飲露後唱絕斷絃中還因搖  
落處寂寞盡秋風 梁簡文帝聽 早蟬詩曰草歇鷓鳴初蟬思花落後乍  
飲三危露時陰五官柳莊書晒鵬 翼衛賦宜嶠首佳樹可淹留勿謂山中  
又 梁沈約聽蟬鳴應詔詩曰輕 生宅園蕪復得棲嘉樹豈敢擅洪枝輕



條遭所寓葉密形易揚風迴響轟 住 梁楮灑賦得 詩曰避雀芳枝裏  
飛空華殿曲天寒響屢嘶日暮聲 逾促繁今欲如盡 衣韻還相續飲露非  
表清輕身易知足 梁范雲詠早 蟬詩曰生隨春水薄質與秋塵輕端綬  
挹宵液飛音承露清 隋王由禮 賦得高柳鳴蟬詩 曰園柳吟涼又嘶蟬  
應序鶯露下綏恒濕風高翅轉輕 葉踈飛更迴秋深響自清何言枝裏  
遂入蔡琴聲 陳劉刪詠蟬詩曰 聲流上林苑影入侍臣冠得飲玄天露  
何辭高柳寒 隋江惛詠蟬詩曰 白露涼風吹朱明落照移鳴條諫林柳  
流響遍臺池付聲如易得尋忽却 難知 後漢蔡邕蟬賦曰白露凄其  
夜降秋風肅以晨興聲嘶啞以沮 敗體枯燥以永凝雖期運之固然獨潛  
類乎太陰要明年之中夏復長鳴 而揚音 後漢曹大家蟬賦曰伊玄蟲  
之微陋亦攝生於天壤當三秋之 風暑陵高木之流響融風被而來遊商  
焱厲而化往 魏陳王曹植蟬賦 曰唯夫蟬之清素潛厥類于大陰在炎  
陽之中夏始遊豫於芳林內含和 而弗食與衆物而無求栖高枝而仰首  
漱朝露之清流隱柔柔之稠葉快 閑居以憑暑苦黃雀之作害患螿蝦蟆之



勁芥有翩翩之狡童運微黏而我  
紛以霄下晨風冽其過庭氣憐但  
狀枯槁以喪形 晉明帝蟬賦曰  
處弗累于情在運任時不慮不營  
晉陸士龍 寒蟬賦曰昔人稱雞  
美獨未思之而莫斯述夫頭上有  
不享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  
容也君子則其操可以事君可以  
迂嘉時以遊征含二儀之和氣  
哀聲容麗蜩蟬聲美宮商飄如飛  
振修藥以表首舒輕翅以迅翰  
鸞飛集樛木而飛蟠若夫歲律二  
我行永久或衰之子無裳原思歎  
不勤身以營真志高於鳴鳩節如  
經委厥體於膳夫歸炎炭而就燔秋霜  
而薄軀足攀木而失莖吟嘶啞以沮敗  
尋長枝以凌高靜無爲以自寧選爲獨  
有五德而作者賦焉至於寒蟬才齊其  
綏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  
也應候守常則其信也加以冠冕取其  
立身豈非至德之蟲哉伊寒蟬之感運  
乾元之清靈體貞粹之淑質吐噀嚙之  
秋之運驚風眇如輕雲之麗泰陽爾乃  
朝華之墜露含烟暝以夕殮望北林以  
暮上天其凉感運悲聲貧士含傷或歌  
於蓬室孤竹吟於首陽不銜草以穢身  
平鴟鴞附枯枝以永處倚峻林之迥條

乃綴以玄冕增成首飾映華虫於朱袞表馨香乎明德 晉傅咸黏蟬賦  
曰櫻桃爲樹則多陰爲巢則先熟有蟬鳴焉聊命黏取退惟當蠅之得意  
於斯樹不知黏之將至亦猶人之得於富貴而不虞禍之將來也有嘉果  
之珍樹蔚弘覆於我庭在赫赫之隆暑獨蕭蕭而自清遂寓目以周覽見  
鳴蜩於纖枝翳翠葉以長吟信厥樂之在斯苟得意於所歡曾黏住之莫  
知匪爾命之遵薄坐偷安而忘危嗟悠悠之孰寵請茲覽以自規 又鳴  
蜩賦曰有嘒嘒之鳴蜩于台府之高槐物處陰而自慘奚厥聲之可哀秋  
日悽悽兮感時逝之若頽曷時逝之是感兮感年歲之我催孰知命之不  
憂詠梁木之有摧生世忽兮如寓求福貴於不回且明明以在公唯忠謹  
之是與佚履道之坦坦登高衢以自棲 晉孫楚蟬賦曰惟大化之廣御  
何品數之多名當仲夏之始出據長條而悲鳴翼如羅纏形如枯槁終日  
不銜一粒激哀響之煩擾 宋顏延之寒蟬賦曰始蕭瑟以攢吟終婢媛  
而孤引越客發度障之歌代馬懷首燕之信不假裝於范冠豈鏤體於人  
爵折清麗而不淪團高木以飄落 詩隋盧思道聽鳴蟬詩曰此聽悲無



極羣嘶玉樹裏迴噪金門側長風送晚聲清露供朝食晚風朝露實多宜  
 秋日高鳴蟬獨見知輕身蔽數葉哀鳴抱一枝流亂罷還續酸傷更合離  
 蹇聽別人心即斷才聞客子淚先垂故鄉已迢忽空庭正蕪設一夕復一  
 朝坐見涼秋月河流帶地從來嶮峭路干天不可越紅塵早弊陸生衣明  
 鏡空悲潘掾髮長安城裏帝王州鳴鐘列鼎自相求西望漸臺臨太液東  
 瞻甲觀拒龍樓說客恒持小冠出越使常懷寶劍遊學仙未成便尚主尋  
 源不見已封侯富貴功名本多豫繁華輕薄盡無憂詎念嫖姚嗟木梗誰  
 憶闌單倦土牛歸去來青山下秋菊離離日堪把獨焚枯宴林野終成獨  
 校子雲書何如還驅少遊馬贊晉郭璞蟬贊曰蟲之精絜可貴惟蟬潛  
 蛻棄歲飲露恒鮮萬物皆化人胡不然 梁昭明太子蟬贊曰茲蟲清絜  
 惟露是餐寂寞秋序咽嘶夏闌定伊不美曜彼華冠

蠅

爾雅曰蠅醜扇好搗翅也毛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  
 子曰以骨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 呂氏春秋曰以狸致鼠以冰



致蠅 焦贛易林曰腐肉所在青蠅集聚辨別白黑敗亂邦國 漢書曰  
 成帝建始中有青蠅垂萬數集未央宮殿中朝者坐公卿已下朝會坐  
 又曰昌邑王賀夢青蠅之矢積階西東可五六石以問龔遂曰陛下在側  
 讒人衆多願皆放逐之賀不用其言卒至於廢 揚子法言曰或問蒼蠅  
 紅紫蒼蠅間平白黑紅紫俗朱而非朱謝承後漢書曰郭諒師事杜喬李固之誅詰闕上  
 書乞收斂不聽因往守視其喪扇護蠅蟲 又揚章為杜喬所辟為平原  
 令棄官還聞固喬曝尸星行赴雒著弊衣赤幘守其屍驅護蠅蟲天子嘉  
 其忠義聽殯斂之 魏略曰王思性急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思  
 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踏壞之 虞翻別傳曰翻放逐南方  
 自恨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一人  
 知己者足以不恨 益部耆舊傳曰嚴遵為揚州刺史行部聞道旁女子  
 哭聲不哀問之云夫遭燒死遵勅吏輿屍到令人守屍曰當有物自往吏  
 白有蠅聚頭所遵令披視得鐵錐貫頂考問以淫殺夫 異苑曰晉明帝  
 常欲肆青乃屏曲室去左右下帷作詔有大蒼蠅觸帳而入萃于筆端有



頃皆出帝竊異焉令人尋之即蠅所集處輒傳有赦喧然必徧晉傳咸青蠅賦曰幸從容以閑居且遊心於典經覽詩人之有造刺青蠅之營營無纖芥之微用信作害之不輕既反白而爲黑恒懷蛆以自盈穢美厚之鮮絮虫嘉肴之芳馨滿堂室之薨薨孰聞寓之得情漢張敞書曰夫蒼龍非不神不能白日升天飄風雖疾不以霖雨不能揚塵故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自託騏驎之髮乃騰千里之路後漢班固難庄論曰衆人之逐世利如青蠅之赴肉汁也青蠅嗜肉汁而忘溺死衆人貪世利而陷罪禍

蚊

爾雅曰蚊鷓母俗說此鳥常吐六戴禮曰聖人有國蟲蠹不食天駒晏子曰景公謂晏子曰天下有極小平對曰有蟲巢於蚊睫再乳而飛蠹不爲驚名曰焦螟列子曰江浦之間生麼虫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卑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見離朱子羽方晝拭眚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師曠方夜擗耳俛首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崆峒之上

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倏以神視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以有形涉神明之境嵩山未足喻其巨以有聲涉空寂之域雷霆之音未足喻其大東方朔傳曰郭舍人曰願問朔一事朔得臣願榜百朔窮臣當賜帛曰客從東方來歌謳且行不從門入踰我垣墻游戲中庭上入殿堂擊之桓桓死者穰穰格鬪而死主人被創是何物也朔曰長喙細身晝亡夜存嗜肉惡烟爲掌指所捫臣朔愚戇名之曰蠹舍人辭窮當復脫禪莊子曰肩吾見狂接輿接輿曰中何以語汝肩吾曰以已出仁義民孰敢不聽而化接輿曰是欺德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又曰由天之道觀惠施之能其一蚊之勞者耶又曰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蠹嗜膚則通宵不寐矣鶡冠子曰夫蚊蠹墜乎千仞之谿乃始翱翔而成其容孫卿子曰空中有人名曰蛟蚊蠹之聲聞則挫其精淮南子曰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蚊蠹適足以翽神異經曰方蚊翼下有小飛虫焉生九卵復成九子飛而俱去蚊遂不知續搜神記曰吳舍人名猛小兒時在父



母膝下夏日多蚊蟲而終不搖扇有同宿人覺問其故荅云懼蚊蟲去嗜我父母耳 蕭廣濟孝子傳曰展勤少失父與母居備作供養天多蚊臥毋床下以身當之 漢書曰中山靖王朝天子置酒聞樂而泣問其故靖王對曰臣聞衆與漂山聚蚊成雷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論衡曰世稱南陽卓公爲緱氏令蝗蟲不入界蓋以賢明至誠災蟲不入其縣也此又虛也夫同類能相知心然後慕服蝗虫蚊蟲之類也何能知卓公之化乎使賢者處於深野之中蚊蟲不入其舍乎 晉傳選蚊賦曰水與草其漸茹育茲孽而蚊 喙味銳於秋毫刺鋸利於芒錐無胎卵而化孕生博物翼而能飛肇孟夏以明起迄季秋而不衰衆繁熾而無數動羣聲而成雷肆慘毒於有生迺食膚體以療飢妨農功於南畝廢女工於杼機

蜉蝣

爾雅曰蜉蝣渠略假天牛而小有角說文曰秦晉之間謂之渠略 又曰蝶虫也一名蜉蝣蓋朝生暮死 廣志曰蜉蝣可燒啖美於蝶蜉蝣在水中翕然

生覆水上尋死隨流

大戴禮夏小

正曰五月蜉蝣有殷殷衆也

毛詩

曰蜉蝣堀閱麻衣如雪

詩疏義曰

樊光云是糞中虫陰雨而爲之朝生

夕死

淮南子曰龜三千歲蜉蝣不過三日人以數離之壽憂天下之亂

猶憂河水之少而泣以益之也

晉傅咸蜉蝣賦曰有生之薄是曰蜉

蝣育微微之陋質羗采采而自修求戲停淹而委餘何必江湖而是游

識晦朔無意春秋取足一日尚又何

蛺蝶

列子曰鳥足之葉爲胡蝶

莊子曰昔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不知

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胡蝶之爲周與胡蝶必有分矣此謂物化

古詩曰胡蝶胡高飛暮宿桑樹間 梁簡文帝詠

蛺蝶詩曰空園暮烟起逍遙獨未歸

翠鬣藏高柳紅蓮拂水衣復此從風

蝶雙雙花上飛寄語相知者同心終

莫違 梁徐防賦得蝶依草詩曰秋

園花落盡芳菊數來歸那知不夢作

眠覺也恒飛

螢火



爾雅曰螢火即炤 廣雅曰景天螢火蟻也 呂氏本草曰螢火一名夜  
照一名熠燿一名救火一名景天一名據火一名挾火 禮記曰季夏之  
月腐草爲螢飛蟲螢火也 毛詩曰叮嚀鹿場熠燿宵行 續晉陽秋曰  
車胤字武子學而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日用練囊盛數十螢火以夜繼  
日焉 梁簡文帝詠螢詩曰本將秋草并今與夕風輕騰空類星墮拂  
樹若花生并疑神火照簾似夜珠明 梁元帝詠螢火詩曰著人疑不熱  
集草訝無烟到來燈下暗翻往雨中然 陳揚縉賦得照映秋螢詩曰秋  
窓餘照盡人暗早螢來忽聚還同色 恒燃詎落灰飛影黃金散依惟縹帙  
開含明自不息夜月空徘徊 晉傅咸螢火賦曰余曾獨處顧見螢火  
熱以自照而爲之賦潛空館之寂寂意遙遙而靡寧夜耿耿而不寐憂悄  
悄以傷情感詩人之攸懷覽熠燿於前庭不以姿質之鄙薄欲增暉乎太  
清雖無補於日月期自竭於陋形不進競於天光退在晦而能明諒有似  
於賢臣於疏外而盡誠假乃光而爾賦庶有表乎忠貞 晉潘安仁螢火  
賦曰嘉熠燿之精將與衆類乎超殊 東山感而增歎行士慨而懷憂翔太

陰之玄昧抱夜光以清遊頻若飛焱之宵逝慧如星移之雲流動集瀏揚  
灼如隋珠熠燿熒熒若丹英之照葩飄飄頰頰若貪流之在沙軟湛露於  
曠野庇一葉之垂柯無干欲於萬物豈顧恤於網羅 晉郭璞螢火贊  
曰熠燿宵行蟲之微公出自腐草烟若散漂物之相噉孰知其陶

蝙蝠

爾雅曰蝙蝠服翼 方言曰蝙蝠自關東謂之伏翼或謂之飛翼或謂之  
仙鼠 吳氏本草曰伏翼或生人家屋間立夏後陰乾治目冥令人夜視  
有光 春秋運斗樞曰行失琤光則伏翼兩頭並翔廣江淮山瀆之祠則  
琤光明伏翼九足 孝經援神契曰道德遺遠蝙蝠伏匿故夜食 玄中  
記曰百歲伏翼色赤止則倒懸于歲伏翼色白得食之壽萬歲 吳婁縣  
記曰太湖東邊別小山名山洞庭有三穴中有大蝙蝠如鳥拂救人火  
臨海記曰黃石山泄水東南五峴路口有鍾乳穴中伏翼大如鴉鴨  
魏陳王曹植蝙蝠賦曰吁何茲氣生茲蝙蝠形殊性詭每變常式行不由  
足飛不假翼明伏暗動盡似鼠形謂鳥不似二足爲毛飛而含齒巢不哺



穀空不乳子不容毛羣斥逐羽族下不蹈陸上不馮木

叩頭蟲

異苑曰有小蟲形色如大豆呪令叩頭又呪吐血皆從所教如似稽顙故俗呼為叩頭蟲晉傳咸叩頭蟲賦曰蓋齒以剛克而盡舌存以其能柔強梁者不得其死執雌者物莫之讐無咎生於惕厲悔愆來亦有由仲尼唯諾於陽虎所以解紛而免尤韓信非為懦兒出胯下而不羞何茲蟲之多畏人纔觸而叩頭犯而不校誰與為仇人不我害我亦無憂彼螳螂之舉斧豈患禍之能禦此謙卑以自牧乃無害之可賈將斯文之焉貴貴不遠而取譬雖不能觸類是長且書紳以自示旨一日而三省恒踣躅以祗畏然後可以蒙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蛾

爾雅曰蛾羅蚕蛾也說文曰蛾蚕化飛蟲也 廣志曰有蚕蛾有天蛾凡草木虫以蛹化為蛾甚衆 淮南子曰食桑有絲曰蛾屬漢書曰有白蛾羣飛蔽日從東都門至軹道 古今注曰蛾飛廣五六丈 洞林曰東中郎

參軍周稚琰封蚕蛾令吾射之 符子曰不安其昧而樂其明是猶夕蛾去暗赴燈而死也晉支曇諦赴火蛾賦曰悉達有言曰愚人貧身如蛾投火誠哉斯言信而有徵也翔無常宅集無定栖類聚羣分塵合電分因温風以舒散乘遊氣以徘徊於是朱明御節時在盛陽天地鬱蒸日月昏茫燭曜庭宇燈朗幽房紛紛羣飛翩翩來翔赴飛焰而體焦投煎膏而身亡

蜂

爾雅曰蜂醜其土蜂也在地中 木蜂在樹上 廣雅曰范蜂也 禮記曰邨人有其兄死而不為縗者聞子臯將為邨宰遂為縗邨人曰蚕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子臯為之縗 春秋潭潛巴曰朝有大蜂武士中蜂赤強黑不梁蜂有刺毒以扞難武韓詩外傳曰以稷蜂不螫而社鼠不燠非以稷蜂社鼠之神也其所託者然也故聖人求賢者以自輔 楚辭曰玄蜂若壺 博物志曰人家養蜂以木為器開小孔以蜜塗器捕取三兩蜂內器中宿昔蜂飛出將伴來作蜜多少隨歲豐儉 葛仙



翁別傳曰仙公與客對食客曰食畢當請先作一奇戲食未竟仙公曰諸君得無色色欲見乎即吐口中飯盡成飛蜂滿屋或集客身莫不震肅但自不螫人耳良又仙公乃張口見蜂皆飛還入口中成飯食之抱朴子曰雞有搏埶之雄雉有擅澤之驕蟻有兼弱之智蜂有攻寡之計人相投御亦是耳

**詩** 梁簡文帝詠蜂詩曰逐風從汎漾照日乍依微知君不留

**詩** 聃衛化空自飛

**賦** 晉郭璞蜜蜂賦曰嗟品物之蠢蠢惟貞虫之明族有叢瑣之細蜂亦策名於羽屬近浮遊於園薈遠翔翔乎林谷爰翔爰集蓬轉颺迴紛紜雪亂混沌雲頽景翳燿靈響迅風雷爾乃眩援之雀下林天并青松冠谷赤蘿繡嶺無花不纏無陳不省吮瓊液於懸峰吸椒津平晨景於是迴鶯林篁經營堂窟繁布金房壘構玉室咀嚼華滋釀以爲蜜自然靈化莫識其術散似甘露凝如割肪冰鮮玉潤髓滑蘭香百藥須之以諧和扁鵲得之而術良爾乃察其所安視其所託恒據中而虞難營翠微而結落微號明於羽族闡衛固平管籥誅戮峻於鉄鉞招徵速乎羽檄集不謀而同期動不安而齊約

蟋蟀

爾雅曰蟋蟀蟀也 方言曰楚謂蜻蛉爲蟋蟀或謂之蟀南楚謂之王孫即趣織也 禮記曰季夏之月蟋蟀居壁 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蟲名斯螽莎雞之類世謂之蜻蛉 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云暮 詩義疏曰蟋蟀似蝗而小正黑目有光澤如漆有角翅幽州人謂之趣織督促之言也里語趣織鳴嬾婦驚京房占曰七月建申律爲夷則蟋蟀鳴

**晉** 盧諶蟋蟀賦曰何茲虫之資生亦靈和之攸授享神氣之公歟體含容之微陋嚶嚶咧咧翱翔候日月之代謝知時運之幹遷

尺蠖

爾雅曰蠖尺蠖 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 晏子曰弦章謂景公曰尺蠖食黃即身黃食蒼即身蒼

**宋** 鮑照尺蠖賦曰智哉尺蠖觀機而作伸非向厚詘非令薄當靜泉亭遇躁風驚起軒輻以曠跨伏累氣而併形故身不豫託地無前期動靜就觀於物消息各隨乎時從方而應何慮何思

**晉** 郭璞尺蠖贊曰貴有可賤賤有可珍嗟茲尺蠖體此屈申論配



龍蛇見歎聖人

蟻

爾雅曰螿打螿赤駭螿有翅螿其子螿山海經曰朱蟻其狀如螿

蟻在崑崙墟 禮記曰暇修螿醢 大戴禮曰十二月亥駒賁亥駒者蟻

也賁者走於地中也 枹朴子曰蟻有兼弱之智 又周髀家云天圓如

張蓋地方如碁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右轉故日月實

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之於蟻行磨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

遲故不得隨磨左迴焉 齊諧記曰當陽董昭之嘗乘舩過錢塘江中央

見有一蟻者一短蘆走一頭迴復向一頭甚遠遂昭 之曰此畏死也欲

取著船船中人罵此是毒螿物不可長我當踏殺之昭意甚憐此蟻中夜

夢一人烏衣從百許人來謝云僕不慎墮江慙君濟活僕是蟲王君若有

急難之日當見告語後昭之遇事繫獄蟻領羣蟻穴獄昭遂得免 管子

曰栢公北征孤竹無水昭朋曰蟻冬居山之陽蟻夏居山之陰蟻壤守而有水乃掘遂能

水小 焦貢易林曰辰之寒蟻封穴戶大雨相集 又曰蚍蜉戴箬不

上山却推蹶頓乃傷其頰 吳錄曰九真移風縣有土赤如膠人視土知

蟻因墾以木枝其中則蟻綠而生澁堅疑如螳娘子蚍蜉折漆以染堅疑

絮其色正赤所謂赤絮則此膠也 廣志曰有飛蟻有木蟻古曰玄駒者

也又有黑黃大小數種 博物志蟻知將雨 符子曰東海有螿焉冠蓬

萊而游於滄海騰躍而上則干雲沒而下潛於重泉有紅蟻者聞而悅與

羣蟻相要乎海畔欲觀螿之行月餘未出羣作也數日風止海中隱淪如

岳其高槩天或游而西羣蟻曰彼之冠山何異乎我之戴粒也逍遙壤封

之巔歸服乎窟穴之下此乃物我之適自己而然我何用數百里勞形而

觀之乎 異苑曰栢謙字敬祖太元中忽有人皆長寸餘悉被鎧持樂乘

其裝馬從岳中出精光耀日遊走宅上數百為羣部障拍麾更相撞刺馬

既快人亦便能緣机登竈尋飲食之所或有切害輒來聚力所處還入穴

蔣山道士朱應子今作沸湯澆所入處寂不復出因掘之有斛許大蟻死

在窟中謙後誅滅 晉郭璞蚍蜉賦曰惟洪陶之萬殊賦羣形而遍灑

物莫微於昆蟲屬莫賤乎螻蟻淫淫奕奕交錯往來行無遺迹鶩不動埃



迅雷震而不駭激風發而不動虎賁比而不懼龍劍揮而不恐乃吞舟而  
是制無小大與輕重因無心以致力果有象乎大勇出奇膠於九真流頰  
液其如血飾人士之喪具在四隅而交結濟濟國之窮師由山東之高墜  
感萌陽以潛出將知水而封穴伊斯蟲之愚昧乃先識而似慙

蜘蛛

爾雅曰蜘蛛蜘蛛螿比燕謂之毒螿齊人呼杜公江東呼蝦螿又曰蠪蛸長螿又曰土蜘蛛在中  
者草蜘蛛絡上毛詩曰蠪蛸在戶長廣志曰草蜘蛛在草上色青土蜘蛛  
在地上春行草間秋系在草有在罽下有以絲於籬壁間緣壁捕蠅者長  
脚在壁屋為絡者則 爾雅曰長螿毛詩之蠪蛸也 異苑曰陳都殷家  
養子名琅與一婢結好經年婢死後猶來往不絕心患昏錯其母深察焉  
後夕見大蜘蛛綠床就琅便宴爾怡悅毋取而殺之琅性理遂懈 焦貢  
易林曰未濟之蠱蜘蛛作網以同行旅青蠅求膏腴觸我羅城為網所得  
死於網國 又曰井之趣蜘蛛南北巡行網罟 符子曰公子重耳奔齊  
與五臣游平大澤之中見蜘蛛而網曳繩執牙而食之公子重耳乃撫襟

之手駐駟而觀之顧其臣答犯曰此蟲也知之德薄矣而猶役其智布其  
網曳其繩執牙以食之况乎人之智而不能廓垂天之網布絡地之繩以  
供方丈之御是曾不如蜘蛛之智孰不可謂之人乎答犯曰公子慎勿言  
也君終行之則有邦有嗣也 晉成公綏蜘蛛賦曰獨星懸於浮處遂  
設網於四隅南連大廡北接華堂左馮廣厦右依高廊吐絲屬絡布網引  
綱鐵羅絡莫綺錯交張於是蒼蚊夕起青蠅昏歸營營羣衆薨薨亂飛挂  
翼繞足韜絲置圍衝突必獲犯者無遺

螳螂

爾雅曰莫蚺螳螂蚺有斧也不過螳螂也其子螳螂名博耀方言曰螳螂  
謂之髦或謂之丁或謂之羊羊 廣雅曰羊羊咄咄螳螂也 禮記曰仲  
夏之月螳螂生 莊子曰螳螂怒臂以拒車轍不知不勝任也是才之美  
者也 又曰莊周游雕陵之樊樊蕃睹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  
大運寸周扣咸周又顙而集於栗林也咸觸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遊  
也目大不覩不覩者褻裳擢步疾行執彈而留之睹一蟬而方得美蔭而忘



其身螳螂執臂且將捕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  
 莊周棟然曰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狼焉而反走虞人逐之 韓詩外傳  
 曰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且轉問其御曰此何蟲對曰此螳螂也為  
 蟲知進而量力其輕執敵公曰此為天下勇蟲矣 迴車避之勇士歸之  
 焉 禮記曰鄭注云螳螂蟪蛄母也 王瓚問曰爾雅云莫貉螳螂同類  
 物也今沛魯以南謂之螳螂三河之域謂之螳螂燕趙之際謂之食耽齊  
 濟以東謂之馬敦然多名其子則同云蟪蛄是以注云螳螂蟪蛄母也  
 晉成公綏螳螂賦曰仰及茂陰俯緣條枝冠角峨峨足翅岐岐尋喬  
 木而上綴從蔓草而下垂戢翼鷹時延頸鵠望推轂徐翹舉斧高抗鳥伏  
 蛇騰鶴擊隼放俯飛蟬而奮猛臨螻蛄而逞壯距車輪而軒翥固齊侯之  
 所尚力有翩翩黃雀舉翮高揮連翔枝幹或鳴或飛覩茲螳螂將以療飢  
 厲嘴脅翼其往如歸 晉郭璞螳螂贊曰螳螂飛 蟲揮斧奮臂當轍不  
 迴可踐不避勇士致斃厲之以義

藝文類聚卷第九十七

藝文類聚卷第九十八

祥瑞部上 祥瑞 慶雲 甘露 木連理 木芝 龍 麟

祥瑞

風角占曰福先見曰祥 字林曰禎祥也福也 禮記曰麟鳳龜龍謂之  
 四靈四靈以為畜則獸不狘 又曰聖王用民必順使無水旱昆蟲之災  
 民無凶飢妖孽之疾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是以天降甘  
 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 山出銀甕丹甕之器及人象車也 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藪  
 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  
 達義體信以達順此順之實也 白虎通曰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至者  
 以為王者承天順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  
 應德而至德及天即斗極明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即嘉禾生蓂莢起德  
 至鳥獸即鳳皇翔鸞鳥舞麒麟臻狐九尾雉白首白鹿見德至山陵即景  
 雲出芝實茂陵出黑丹山出器車澤出神馬德至淵泉即黃龍見醴泉涌  
 河出龍圖雉出龜書江出大貝海出名珠德至八方即祥風至鍾律調四